

將軍河

管桦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将军河

第一部

管桦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插图：彦 涵

将 军 河

〔第一部〕

管 桦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21印张 2插页 460千字

197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50,001—230,000册 定价 1.60元

卷 首 诗

黄河水出昆仑山，
穿云破雾下九天。
急流如猛狮，
咆哮过潼关。
红鬃飞卷万千载，
惊涛奔腾天地间。
笑斗狂雨，
喜迎雷电。
大风高歌壮士曲，
浪花飞写英雄篇。

FA-01 150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将军河》的第一部，反映华北将军河地区人民，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民族抗日战争。作品首先描述了富有爱国主义反侵略精神的老古大鵬，把读者带进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里，并以古大鵬的孙子古佩雄为中心人物，展示了一幅英雄群象。同时，小说通过对地主豪绅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刻画，揭示了当时国内严酷的阶级斗争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。

第 一 章

龙虎村座落在将军河沿岸通向山里的一个山口的旁边。人们把这山口叫做天风口。村中有三百户人家，茅屋瓦舍，粉壁篱墙，掩映在一片丛林之中。家家院中都有一棵两棵的果树，春天果花盛开时节，远远望去，直似片片云霞朦胧在浮动的蜃气里。秋天，柿树和枫树的霜叶一片紫红，显露在杨柳的赭黄叶色和苍郁葱茏的松柏中间，把这多灾多难贫穷困扰的山村，装点得妖娆妩媚。

这里的村民，除了在烈日下，在冰冷的风沙里耕耘土地放牧牛羊外，还靠捕鱼打猎贴补他们贫苦的生活，并且是他们唯一的多少带有一点娱乐性的生活。说到娱乐，老辈子时候，在这偏僻的山村秋收以后，总有几个黄昏，人们蹲坐在打麦场上，听那大胡子垂到胸前的盲老人，在三弦琴静静的伴奏下，唱一些古老的叙事歌谣，把那艰苦世纪里的种种故事——当时整个古老的民族，如何经历外族掠夺者贪得无厌的侵袭，房屋焚毁了，田园荒荒了；人们如何地变得勇敢起来，藐视危难，蔑视恐惧，经受战火的洗礼等等编进歌子里，把那些保卫祖国和他们乡土的英雄人物，重新加以创作，甚至变成了神话和传说。据龙虎村的老人们说，自从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时候起，接二连三的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就不再有那大胡子垂到胸前的盲人弹唱那些古老的歌谣了。

然而，将军河的故事却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。这也不足为奇，因为这些故事同龙虎村一带居民的光荣传统多少有点关系。冬天的夜晚，牙齿已经全部脱落的老奶奶，在“滋滋”响的豆油灯下，“嗡嗡”地摇着纺车纺线的时候，就给围在她身边的孙子孙女们讲说将军河的故事。冷风吹得贴着剪花的窗纸“沙沙”地响，孩子们仍然趴在老奶奶盘着的腿上，或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眼睛“洼搭洼搭”地望着老奶奶，听她不慌不忙地讲述那些动人的故事，直到深更半夜。其中有个故事讲的是古时候有个将军，身披银盔银甲，骑一匹雪花白龙马，使一杆长枪，反抗外族侵略，就在这一带地方杀败了上万的敌人。可是最后，他被更多的敌人围困在天风口外的一座大山上。这将军骑马站在高高的山峰上，眼望着乱哄哄吼叫着向他扑上来的敌人。他突然大喝一声，把手上的长枪向着敌人投去。顿时，一阵惊天动地的雷鸣，长枪化作一条大河，敌兵淹没在轰响的波涛里，将军和他的战马化做两座大山，巍然耸立不动。人们便把这座山叫做白马山。当中最高的山峰叫做将军岭，这条大河就叫做将军河。

每天早晨，龙虎村还朦胧在雾气里，便“叮叮当当”响起铁锤声。人们知道，这是当过义和团的铁匠冯顺，在关帝庙前老槐树底下烧起炉火，开始打铁了。

一天，冯顺正和他的儿子冯连喜起早在庙前打铁，忽见从前的义和团老团首古大鹏，忙忙走出街来。瞧他的一身打扮好象是出远门儿，穿了件补着补丁但是洗得干净的毛蓝土布褂子，肩膀头子上搭着个沉甸甸的干粮口袋，背着那把同八国联军作战使用过的鲨鱼皮鞘雁翎刀，用一张光板狼皮紧裹着刀鞘，刀把儿从右肩斜伸上去。脚上穿着有几处磨损的旧牛皮靴子，阴沉着脸子。

铁匠愣睁着眼睛，心里疑惑，等到他的老伙伴走到跟前的时候，放下铁锤，问道：

“这是上哪儿去呀？”

古大鹏火气包天地回答说：

“去看你荣头大侄！”

铁匠撩起围裙，擦着手，低声问：“怎么啦？瞧你的气色准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儿吧？”

“听说了吗？”古大鹏怒气冲冲地叫道，“荣头小子做工的那煤矿，归齐是洋鬼子操办的！”说着扬起大巴掌，使劲拍打着衣襟，还跺了一下脚；心里不顺，没了忌讳，嗓门儿也高起来了，“咱们人穷志不穷，饿死还有一把骨头哪，怎么能干洋鬼子差事儿？”说着气得沸儿沸儿的。

“你看是不是？”铁匠哆嗦着手儿，大睁着眼睛叫道，“这么说，连埋在地下千层深的物件儿，都叫他妈的洋鬼子霸占啦？”

“一个膘膘楞楞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啦，叫洋鬼子支使着，他就不嫌碍疼！”古大鹏越说越有气，把脚使劲跺了一下，“这不是明摆着当了二毛子，伙同洋鬼子挖自己的祖坟吗？我们宁可绝户了，也不要这种儿孙后代！不宰了他也砍折他腿，看他还跟不跟洋鬼子走！”

铁匠冯顺把胳膊一扬说：

“把荣头小子叫回来，跟着我学打铁吧！你睁眼瞧瞧，还有哪块地界不是洋鬼子霸占着？”

过了半个月。

这天傍黑前儿，铁匠冯顺和他的儿子正在关帝庙前槐树底下收拾钳锤，封炉堵灶，一抬头，远远见古大鹏回来了，可是身后

好象没有带回他的儿子古振荣。铁匠翘着脚，把手搭在眉棱上仔细瞧，一颗心不由得忽悠下子往下沉。“荣头小子兴许真当了二毛子，叫他除掉了？”他脑子里这么思摸着，愣怔怔地张大嘴巴，两眼巴眨巴眨地辨认他老伙伴的脸色。因为越走越近，那脸色也就越来越清楚了。

古大鹏风尘仆仆的脸上，喜气洋洋，那眼神儿里，嘴角儿上隐藏不住笑模样，在晚霞的红光里，愈显得精神抖擞。脚底下大步云飞，简直是当年义和团时候的古大鹏了。

走到跟前的时候，铁匠探过身去，眨动着眼皮子，拉着长声儿问他：

“我说怎么样啊？瞧你这笑模样，我纳摸着准是荣头大侄没随了洋鬼子。不知谁胡诌了些没影儿的话，把你黄风雾罩的瞎折腾了一通，对不对？”

古大鹏未曾说话，先拿大巴掌亲热地拍打着铁匠又宽又厚实的胸脯子，叫道：

“天大的喜事儿啊！”

这种没头没脑儿的话，弄得铁匠不解，只管跟着咧开大嘴巴笑。正要问个明白，古大鹏早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：

“还傻愣着，走，到家里去！”

“嘿嘿，偏你这么蝎蝎螫螫的，让我把这些活计归置归置啊！”铁匠笑着说，一面挣脱着胳膊，“瞧你这么兴头，不扯落我就不去了？你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古大鹏闪开眼睛，瞧瞧场地，奔过去揣起个破铁锅，“当”一声扣在炉口上，把手一挥叫冯连喜：“喜头，把这些铁锹镐头收走！”不由分说，拖着铁匠，趑趄趑趄就往家里走。

进了家门，也不让坐，古大鹏在他老伙伴的肩膀上捶了一

拳，同时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，叫道：

“这回中国可真的出了能人啦！”

古大鹏说完了，风尘仆仆的脸上，现出又庄重又严肃的神色，瞪着一动不动的两眼，直瞧着铁匠，想在老伙伴的脸上，看看这消息所产生的效果。

“啊！”从铁匠张大的嘴巴里发出一声惊叹。

古大鹏又掉过脸去，眼瞅着妻子，悄声说：

“这回中国可真的出了能人啦！”

荣头妈听着，不觉的把眉头儿圪揪着，咕嘟起嘴巴，装着生气的样子，溜湊着眼儿说：

“雷霆火炮的去了一趟，回家连讨饭的口袋都顾不得拿下来，尽说这些没头没脑儿的话。”说着过去，劈手把干粮袋子夺下来，直问到脸上，“我问你，我那荣头到底怎么了？这些天闹腾的我心里唧喳苦喳的，快成乌眼鸡了。今儿格晌午，我还同他冯二妈说，我那儿子从小儿就没沾过别人便宜，长大了也是头上打一下，脚底板儿叮当响的人，怎么会随洋人当了二毛子呢？这回你亲眼看见了，就得把话说明白，省了叫人在背地里嚼说我儿子。”

铁匠做了个手势叫她住了嘴，听古大鹏说。古大鹏一只胳膊搂着铁匠的肩膀，把嘴凑近铁匠的耳朵悄声说：

“能人领着荣头他们一帮子工人，跟洋人二毛子斗上啦！”

早凑到跟前竖起耳朵听渗唠的荣头妈，往后仰了下身子，拍着响巴掌儿叫道：

“我怎么说来着？是哪个枉口拔舌，平白的编派我儿子？……”

古大鹏和冯顺正在兴头上，没空听她唠叨。

荣头妈见两个老伙伴又在那里咬耳朵，便急忙住了嘴又凑

过去听。

铁匠咧着大嘴笑，还扯动一下古大鹏的袄袖子，眨巴着眼睛，悄声说：

“这么说，穷人的日子算是有个盼头儿了？”

古大鹏站在铁匠面前，眼望着对方，大胡子里发出那样兴奋愉快的笑声，算是作了回答。

“天大的喜事儿啦！”铁匠说着就往外跑。

古大鹏叫道：“嘿，回来！干什么去？”

铁匠转回身，笑眯着眼睛回答说：“豁出去啦！打瓶酒，喝个痛快！顺便把连发大叔也叫来，让老石匠一块儿兴头兴头！”

古大鹏向他招了招手儿，然后把手探进褡裢里，摸出二十几枚铜钱，往荣头他妈手里一塞，就象当年义和团首领发布命令那样大叫道：“打酒去，顺便把连发大叔也叫来！”

铁匠把褡裢里的钱一股脑儿倒了出来，说：“再割他二斤肉！”

荣头妈笑眼瞧着古大鹏和铁匠：“看你们兴头的，好象我们荣头已经把洋人二毛子都收拾啦！”说着一阵风地出门去了。

古大鹏和铁匠坐在炕沿儿上，一会儿悄声低语，一会儿跳到地上欢呼起来。似乎是无法表达自己心里头那股子快活的情绪，于是“咚”一声，互相在对方的胸脯上擂了一拳。

两个老伙伴重新坐在炕沿儿上。古大鹏得意地夸耀自己的见识，说：

“我说过中国总得有能人出来吧？那些人都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四海九州普天下的事情，他们都计算到啦。把洋人二毛子的来龙去脉都摸透啦！还跑的了？荣头小子说，穷人坐天下的时候到了！”

“我说鹏德！”铁匠叫道。将军河两岸的风俗，凡是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“德”字的时候，说明相互的关系除了亲热，还带着几分尊敬。“德”实际是尾音，外乡人却念不出它的韵味儿来。“我说鹏德，听我说呀！”

古大鹏住了嘴。铁匠一双象是着了大火似的眼睛光闪闪地望着他，压低着嗓音问道：“我说，是不是还起义和团哪？”眼睛里的大火，把那多年来罩在乌黑大脸上的愁云苦雾一下子都烧没了。

古大鹏跳到地上，把手用力往下一甩，说：

“人家说咱们那一套吃不开了。不行！”

听了这话，铁匠把脸一沉，眯着眼睛呆了老半天，牙上吸着气，慢悠悠抬起头来说：

“那……他们怎么摆开阵势的？”

古大鹏看出了老伙伴的心情，便凑过身去，悄声说：

“人家的一举一动，都是密不透风的，叫谁也摸不着底细呀！”古大鹏说到这里，闪开眼睛瞧瞧老伙伴脸上的表情，便又说道：

“打退了洋鬼子，就共二毛子的产！”

就凭这，已经使铁匠感觉到，同他们当年的义和团确是完全不同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他们义和团时代的伙伴张连发老汉兴冲冲地跑来了。挺明显，荣头妈已经半吐半露地把她儿子的事说给老汉了。他一挑门帘儿，腿往屋里迈，眼睛往里瞧着，有把灰白大胡子的脸儿笑着，口里说着：

“荣头小子出息啦？单枪匹马在外头闹起义和团？我说鹏德你这老团首，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们也不是站在高岸儿上

都怕湿了鞋袜的无能之辈吧？左不过这么回事了，拉起人马干起来吧！瞧这么窝着脖子受气，几时是个了手？”

“连发大叔，连发大叔，嘿嘿，我说连发大叔，”古大鹏大声招呼着，一面摇着手儿叫他住嘴，一面掇条凳子让他坐下。“这话听谁说的，荣头闹起了义和团？”

铁匠笑着说：“还用问，除了你们荣头他妈，还有谁？她那张嘴就是个走水的槽，不满街上摇铃打鼓的声张起来才怪！还准是越说越离了板儿！”说到这里，把脸转向老张连发，往跟前凑一凑，觑着眼悄声说，“共产党领着荣头他们一帮子工人，跟洋人二毛子斗上啦！”

老张连发侧着耳朵听完了这话，一手捋动着下巴颏儿上那把灰白的大胡子，眨动着眼皮子，脸上带着惊讶的神色，问古大鹏：

“喂呀！这共产党是什么地界出来的能人？”

正说着，又来了几个知近的人。荣头妈在堂屋烧火做饭，炒菜烫酒。屋子里一片热闹的人声。

过了半年。

这天清早，铁匠冯顺在庙前刚刚烧起炼铁炉，见古大鹏匆匆走出街来。肩膀头上还是搭着那个沉甸甸的干粮口袋，背上还是背着那把鲨鱼皮鞘雁翎大刀，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的牛皮靴子。

铁匠住了手，走过去，迎面问他：

“真是说走就走吗？”

明显着，古大鹏出这趟远门儿，铁匠已经知道。

古大鹏脸上闪着红光，眼睛里闪着亮光，兴奋得鼓动着胸脯

说：

“瞧瞧荣头他们干得怎么样啦？你就叉巴着腰子，等着听我的信儿吧。兴许咱们跟他们合成把子，大干一场！”

铁匠两手叉腰，仰起脸，皱着眉头，牙上吸着气，思摸了一会儿，扯长声儿叹口气说：

“咳！荣头他们干得好歹不说，我总觉着离我们这儿忒远了。你瞧这群二毛子仗着洋人的势力，恨不得把咱们老百姓的骨头嚼吃了才称心。别的不说，光钱粮都收到今后三十年的啦。军头儿们互相打仗争地盘儿，还得老百姓供养着他们。可是谁争到了地盘儿，老百姓都得在十八层地狱里受折磨。就说前天台家大院起钱粮，差十个铜子儿就抄走我新打的两把锄头。这不成老抢儿了吗？我日他亲娘祖奶奶啦！”

古大鹏往铁匠跟前凑了凑，脸上带着很有见识，心里有数儿的自信神色，愉快地眼瞧着铁匠，刚要说什么，见有人走过来了，便说了句“你等着吧！”在铁匠的肩膀上亲热地推了一把，出声地笑着，扬长去了。

古大鹏住在这偏僻的山村，那些大城市里发生的事情，他连个影儿都不知道。他象草原上的一匹马，靠鼻子嗅到了茫茫白雪底下透出来的草香，“咳儿咳儿”地发出欢乐的嘶鸣。其实，古大鹏是闻到了革命的气息，于是他发出了响亮的笑声。

这时候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正波涛滚滚地开始了香港大罢工、安源煤矿大罢工、京汉铁路大罢工。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大会以后，又爆发了胶济铁路大罢工。紧跟着，北京、武汉、沈阳、唐山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罢工斗争。帝国主义和军阀们慌了神儿，乱了阵脚，便勾搭连环，发狠屠杀工人。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，有的工人队伍开始武装起

来了。

一天，当古大鹏来到他儿子古振荣做工的那个城市的时候，武装的工人队伍已经同军警进行了两天激烈的巷战。被工人队伍击退的敌人，做神做鬼的想方设法解除工人武装，他们把前些日子捕捉到的一个工人领袖带往刑场。

这工人领袖的白布褂子，被皮鞭抽打得差不多成了碎片，浸透出一块块鲜红的血迹。衣襟飘飘扬扬，坦露的胸膛被烙铁烙过，全是横七竖八的伤痕。脸上和右边眉棱上端，有斜形的血道子。背翦着两手。他因为刚刚去掉脚镣，脚步还不太习惯，在密密的刀丛中间走着。街道两边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都在后边跟着看个究竟，神色有惊讶的，有同情的，也有强忍着悲痛和愤怒的。押解他的军警，朝他丧声歪气地喝喊着，把凶光闪闪的刺刀，在他身上比划着，想摆威风吓倒人，再服服贴贴由着他们性儿摆布。头上乌云密布，雷声火闪，沸沸扬扬。可是，囚犯把这一切都不放在眼里，只顾往前走。

天气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。押解犯人的一个小军官，手提着盒子枪，脸上淌着汗，一边走着，一边朝那囚犯梗梗脖子，立楞着眼睛，叫道：

“这闷热的天头，看你的心里好象还挺凉快。你以为这是闹着玩儿拿人凑趣儿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人可是只有一个脑袋，要掉了，可就再也长不出来啦！反正就那么一个条件，你应承下来，不但保住你的脑袋，说不定还弄个一官半职的。我说这话是看你年纪轻轻，就这么丧了命怪可惜了儿的。”小军官说着，猛的掉过身去，“哗啦”一声把枪上了顶门子儿，把乌亮的枪口举到头上，朝身后的人群破着嗓子喊叫说：

“都给我滚远点儿！这是枪毙犯人，不是赶庙会来了！谁敢

往跟前儿凑，我二拇手指头一动，就要他小命儿！”

话没落音，就听远远有人朝这边喊叫：

“站——住！站——住！”

七八个军人骑马往这边儿飞跑，腾起一团团黄尘。为首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肥胖长官，到了跟前勒住“呼呼”气喘的马。

“你们没有听我喊刀下留人吗？怎么还一个劲儿地往刑场上带？”长官的胖脸一搭拉，向那小军官吼喊起来，同时拿大白绸子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。“一眼没看到就出来这么远，就想快把人杀了，回营房领赏钱，喝冰凉汽水儿是不是？”

小军官一直打着敬礼，笔管条直地立正站着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因为他压根儿就没听见这位长官喊过“刀下留人！”可是长官说他说过，你就不能说没听见，要不就非吃苦头不可。

长官翻身下马，把缰绳递给身后跟着跳下马来的侍从，大马靴“叮当”响着刺马针，往小军官跟前跨了一步，又瞪着眼问道：

“我喊刀下留人你听见没有？”

小军官朝前挺着胸脯，打着敬礼，回答说：

“报告长官，我没……”

“没”字刚出口，小军官的胸脯子就“咚”的一声挨了一拳头，他往后打了个趔趄，差点儿跌倒。他急忙跨前一步重新立正站着，打着敬礼，重新挺出胸脯，摆出挨拳头的架式。

“这犯人是我的朋友！”长官向小军官叫道，“我正在想方设法救他一命，你们却恨不得立刻要他的命！”长官嚷嚷着，象吹喇叭似的嗤了一声鼻，又象吹喇叭似的擤了一下鼻子，似乎这才消了气，问那小军官，“道儿上有话没有？”

小军官凑过去，把嘴附在长官的耳朵上，还用一只巴掌遮挡着，轻声说：

“这人死心眼儿，认准一条道儿，八头犏牛也拽不回来。”

长官把胳膊一甩，骂了一声“废物”，转身往囚犯走去，到了眼前，顿时转了脸色，大巴掌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子说：

“我在外国人跟前保下老弟的命！一切我都替老弟承担下来了。这倒不是我心慈面软，我看老弟是个人才。我把脑袋掖裤腰带上，也高低要交老弟这个朋友啦！”他用江湖义气的口气说。“瞧见没有？”他用戴宝石戒指的肥胖手指头，指着前头一百米远的一根电线杆子，“那就是外国人指定你的葬身之地！”他把凶狠藏进笑脸。“我用身家性命保了老弟，我想老弟是讲义气的刚强汉，不会不给我一点面子，叫我栽倒外国人手里吧？”长官说到这里，摆了个威严的姿势，叫人知道他的身份地位。

囚犯没有回答，有血迹的嘴角儿上露出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笑容。但是他的刀尖似的目光，把对方心里遮掩着阴谋诡计的那块布，一下子就给划破了。于是，他发出了冷淡、轻蔑和嘲笑的笑声。

这位肥胖的长官，心里哆嗦了一下，直瞪着两眼，由不得往后倒退了一下身子。小军官赶忙凑上去，他眼睛半睁半闭，鼻子歪着，嘴咧着，头斜着，肩头扛着，左手叉住腰杆，右手把上着顶门子儿的手枪在囚犯的脑门儿上点动着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告诉你，别不识抬举，我们长官大人保下你的命，就该是磕不完的响头。别说要你点面子啦，就是给我们大人当牛做马都报不尽这大恩大德。有多少体面人物想巴结我们大人都巴结不上。你这个死囚犯，竟这么在我们大人跟前拉硬屎！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，我看也用不着远打周折了。你要是答应我们大人的条件，咱们往回里折。不呢，非要找死不可，就往那电线杆子底下走！”